

新刻全像水滸傳卷之一

卷八

書名 新刻全像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崇禎中
 富沙劉氏刊本
 撰者 元 施耐菴 撰
 卷八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2
 編號 D8682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8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刻全像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崇禎中富沙劉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宇滸傳中原國號大宋建都汴梁九朝皇帝班頭定四百年
 此乃是宋太祖朝中一個名儒姓邵諱堯夫道號康節先生所作為
 英雄勇猛智量寬宏一條桿棒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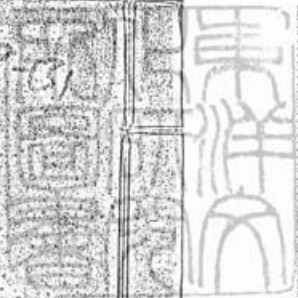
詞曰人稟陰陽二氣仁義禮智天成浩然配平寒蒼冥可託六尺孤
 能寄百里命閑閱水滸全傳論天罡地殺威名逢場何辨偽與真赤
 心當報國忠義實堪欽

紛紛五代亂離間
 草木百年新雨露
 尋常巷陌陳羅綺
 人樂太平無事日
 一日雲開復見天
 車書萬里舊江山
 幾處樓臺表管絃
 鶯花無限日高眠

錢塘 施耐菴 編輯
 富沙 劉興我 梓行



K3009-31



自三十四
至四十六

水滸傳

三

双紅堂
小說
122(3)



6902

縣知見江宋解人



刻全像水滸志傳卷之八

第三十四回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

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上臨之以天鑒

下察之以地祇

明有王法相繼

暗有鬼神相隨

忠直可存于心

喜怒戒之在氣

為不節而亡家

因不廉而失位

勸君自警平生

可嘆可嗟可畏



話說宋太公上牆頭看時只見火把叢中約有一百餘人當面兩箇就是鄆城縣新泰的都頭一個趙能一個趙得叫曰宋太公你若曉事的便把兒子獻出若是隱藏和你這兒子一併捉去宋太公曰宋江凡時回來趙能曰有人見他在村口回來如何賴得過宋江梯邊對父親曰孩兒挺身出去已經赦宥必當減罪不如出官免得受氣宋太公哭曰是我誤了孩兒宋江曰父親休煩惱見了官司便斷配他州也須有程限日后再回來伏侍父親宋太公曰既是看兒肯去我自來上下使用

宋江便上梯叫曰你們不要鬧炒且請二位入敝庄一同去見官趙能曰你休使見識賺我入庄宋江曰我如何連累父親兄弟便下梯來開門叫兩個公差到堂上坐下置酒相待取



科 3009 七

宋江辭父親配江州



銀兩送都頭次早趙能趙得押解宋江到縣時文斌見了大喜... 教收禁區區候滿縣人誰不愛宋江且聞婆惜又沒苦主都來相公處說方便知縣心裡也有

八分愛惜又得宋太公使錢發成文案解上濟州申解前由赦前恩宥... 押宋江到衙前太公宋清都在其候置酒款待公人相送銀兩宋江拴

了包裹宋太公叮嚀囑曰我兒小心前去盤費時常寄來此去從梁山... 泊過倘或奪你入夥不可依隨被人恥罵牢記于心宋江垂淚拜辭分... 付弟曰父親年老我不能盡子之道你早晚小心侍奉宋清亦下淚辭... 別自回宋江和公人上路那公人因他是個好漢路上小心伏侍宋江... 一日到晚投店安歇宋江對公人曰我們此去正從梁山下山過山寨上... 若聞我名怕他下山來奪我明日只從小路去行三十里只見山坡下... 一夥人來宋江看見劉唐領兵來要殺兩個公差宋江叫曰兄弟不要... 動手劉唐住了刀宋江曰你殺公人何意劉唐曰我奉晁頭領將命打... 听得哥上被官司捉去要來劫牢却知哥上斬配江州只怕路上行錯令大小頭領四路并... 候迎接哥上山不殺這公人如何宋江曰弟兄到要管我于不忠不孝之地我自不如死

宋江到寨見晁蓋



子把刀欲自刎劉唐忙奪刀相勸宋江曰容我去江州听候限滿回來那時相會... 弟不敢主張而面軍師吳學究同花榮在那裏專容小弟請來商量嘍去報只見吳用

花榮三人飛到敘禮罷花榮曰如何不開枷宋江曰此是國家法度... 如何敢擅開吳用笑曰我不留兄長在寨晁頭領自有話商談上山少... 敘便送登程宋江只得跟到岸邊眾頭領都來接到聚義廳上相見晁... 蓋謝曰自從鄆城縣救了性命弟兄在此无日不想大恩前者又蒙引... 薦諸位豪杰上山光輝草寨恩報无門宋江答曰日前本欲上山拜探... 兄長偶遇石勇寄家書着我回家不期事發今配江州蒙兄呼喚不敢... 不至既見尊顏本欲久住奈我限期相逼只此告辭晁蓋曰請少坐眾... 頭目都來參見宋江依次把盞酒至數巡宋江起身謝曰已領眾弟兄... 相愛之情宋江乃是有罪囚人不敢久停只此告別晁蓋曰既是賢兄... 不肯害兩個公人多典金銀送他回去只說被梁山泊搶去了不會問... 罪于他宋江曰念小弟有老父在堂如何敢違教訓若不肯放宋江下... 山情愿就死於此淚如雨下哭倒在地晁蓋扶起曰既是兄長堅心要往江州今日且住... 一宵明日便送下山次日宋江堅意要行吳學究曰我有个相識見在江州充作兩院節級

山情愿就死於此淚如雨下哭倒在地晁蓋扶起曰既是兄長堅心要往江州今日且住... 一宵明日便送下山次日宋江堅意要行吳學究曰我有个相識見在江州充作兩院節級

晁蓋等送泉江下山



姓戴名宗本處人稱為戴院長他有道術一日能行八百里程途稱他做神行太保小生修下一封書晁蓋長去到彼即投此人眾頭領致酒送行取出一盤金銀來送下山辭別宋江

和公人投江州去行了半月之上望見一條高嶺兩個公人曰過了這條揭陽嶺只見嶺脚邊一個酒店宋江同公人入店坐下只見裡面走出一个大漢怎生模樣但見

赤色虬髯乱撒

紅絲虎眼圓睜

揭嶺殺人魔鬼

鄂都催命判官

那人問曰客官打多少酒宋江曰有熟肉切二斤打一桶酒來那人曰客人休怪我說我這嶺上賣酒先交錢方纔吃酒宋江便取出碎銀先交與他那人便打了一桶酒一盤牛肉盪熱將來篩作三碗三人正在飢渴之中各吃了一碗只見兩個公人口角流涎望后便倒宋江起身曰你兩人如何便醉不覺自己已昏倒了那人把宋江拖將入去放在剝人棧上又把兩個公人也拖入去把包裹打開看時都是金銀那人曰少刻非大家回來開剝只見有三个人奔上嶺來那人認得問曰大哥那里去那大漢應曰我特來嶺上接一个人不知他在那里就認那人曰却是等誰那大漢曰等濟州鄆城縣

宋江遇李俊李立李俊等



宋江那人口莫不是江湖上稱及時雨的大漢曰正是此人那人又問因甚在這里过大漢曰近日有个相識從濟州來說鄆城縣宋押司斷配江州牢城我料他必從這路來因此連日在嶺下等候並不見來我今日同兄弟上嶺來望你一坐這幾日買賣如何那人曰不瞞大哥說今日捉看三个行貨兩個公人一个罪人

那漢失驚曰莫不是宋江不曾動手麼那人曰正非大家回來開剝我那大哥即取公文看了大驚曰天使我今日上嶺來連忙討解藥救起我的哥哥采和入調了解藥灌將進去扛出宋江坐了醒來那大漢納

頭便拜宋江問曰足下是誰只見賣酒的也來拜宋江慌忙答禮曰二位大哥請起敢問二位高姓大名大漢曰小弟姓李名俊廬州人氏在

楊子江做了私商能識水性人都喚小弟做廬江龍這個賣酒的是此處人人尽呼做催命判官李立這兩個兄弟乃是潯陽江邊人專販私

鹽棧李俊家安身一个喚做出洞蛟童威一个喚做翻江鼉童猛兩人拜于地宋江曰如何知小弟姓名李俊曰小人有個相識近日從濟州

回來說哥哥大名發配江州必從這里經過小弟連日在嶺下等候今日天幸使我上嶺來

望遇見李立說起小弟慌忙討公文看了方知是哥哥何不在此停要幾日休上江州受苦

薛永要拳宋江送銀



宋江曰梁山泊苦留小弟不允此間如何任得李俊曰哥哥義士必不肯胡行你快收起那兩個公人李立把解藥救了公人起來當晚置酒管待眾人次日宋江相別下山和李俊重感其猛到李俊家李俊殷勤結拜宋江為兄次日宋江要行李後苦留不住宋江帶上行枷辭別李俊取路望江州去三人行行了半日來到揭陽鎮只見一簇人圍住在街上看宋江分開人叢也挨入去看時却是一個使鎗搥膏藥的宋江見他使一回鎗棒又使一回拳宋江喝米那人拿起盤子來曰小人遠方人氏來投貴地雖无本事全仗列位官長作成如要膏藥當下取贖如不用膏藥相送些銀子銅錢休教空過盤子那放頭掠了兩遭沒一個出錢與他宋江見他惶恐便取銀五錢喚曰放頭我是一個犯罪之人與你銀五錢收且收下那漢子接了謝曰揭陽鎮沒一个好漢撞着咱家難得這位恩官又是為事經過何以克當願求恩官高姓大名宋江答曰輕微薄禮何須致謝小弟姓宋名江正說之間只見人叢之中一个大漢搶近前喝曰那個囚徒敢來滅我揭陽鎮上威風這厮那裏學得鎗法來這里賣弄我已分付了眾人不要打發他你這囚徒如何敢來出營宋江看那大漢怎生模樣但見

揭陽鎮薛永打穉弘



花蓋勝雙龍捧項 錦包肚二鬼爭環 潯陽岸英雄好漢 但到處却沒遮攔 那大漢說罷提起拳頭劈臉打來宋江躲過那大漢又趕入一步宋江恰欲和他放對只見

那使鎗搥的教頭趕將來一手揪住大漢頭巾一手提住腰跨只一教頭翻在地那大漢却待掙扎起又被教頭一脚踢倒了兩個公人勸住教頭那大漢扒將起來一直走了宋江請問教頭高姓大名教頭答曰小人河南洛陽人氏姓薛永祖父是老神經畧帳前提轄小弟只在江湖上要鎗搥賣藥度口人都叫小人做病大虫正要來拜尊顏何期在此相會同到酒店去吃兩杯入店坐下店家曰恰纔和你厮打的分付了若是賣酒與你們吃把我這店打得粉碎這人是揭陽鎮上一霸誰敢不所四人只得退出店來薛永曰暫且分別小人一二日間却來江州相會宋江又取銀數兩與薛永二人兩別宋江和公人去到客店投宿都曰小郎分付不敢相留宋江見不是話頭攔開脚望大路走上走看天色晚了只見遠處小路上隔林射出燈光宋江曰那燈火明處必有人家去那里投宿一夜三個人來到一所大庄院公人敲門庄客開門宋江曰小人犯罪配送江州今日錯過宿頭欲求貴庄借宿一宵庄客曰等我通知庄主太公分付庄客

薛永

必有人家去那里投宿

罪配送江州今日錯過宿頭欲求貴庄借宿一宵庄客曰等我通知庄主太公分付庄客

宋江公人投在安歇



來接宋江和公人到所上相見了管待酒飯領去房裡安歇公人曰替押司去了行枷自在
 睡一夜宋江去房外淨手只見星光滿天進房中去睡所見庄裡人有人点火出去麥場上
 照着宋江在門縫裡見是大公引着庄客把火到處照過宋江對公人
 曰這大公和我家父一般件件都要自來照管又听得外面有人叫開
 門放入五六個人來為頭的手拿朴刀從人手執棍棒火把照耀宋江
 看時提朴刀的是揭陽鎮上要打我的大漢那大公問曰小郎你又和
 甚人厮打大漢曰哥哥在麼大公曰你哥哥酒醉去睡了大漢曰今
 日鎮上一個使鎗捧賣藥的漢子不先來來見我兄弟便去鎮上使
 鎗捧賣藥我先分付了鎮上人不要與他賞錢不知那里來的一個囚
 徒把五錢銀子賞他滅俺威風我正要打那囚徒恨那賣藥的掀翻打
 我已曾分付酒店不許安歇他們我拿了賣藥的吊在家裡了今趕那
 囚徒不着前面又沒客店不知投那里去了我如今叫哥哥起來分付
 去趕太公曰他有銀子賞那人于你甚事快依我說休教你哥哥知道
 莫去害人性命你也積些陰德那漢不聽他說逕入庄內去了太公隨後趕入去宋江听了
 對公人曰這事怎了却又撞在他家投宿倘然知道必害我們性命不如快走公人曰說得

宋江公人逃江邊



是宋江曰我們撥開屋后壁子出去公人挑起包裹宋江提了行枷三人趁星月之下望林
 子深處只顧走望見前面滿目蘆花正是潯陽江邊所得背脊人叫配軍休走宋江三人躲
 在芦葦叢中望后面火把漸近宋江泣嘆曰早知如此只在梁山泊也
 罷正在危急之際只見江面上搖隻船來宋江叫了泣曰稍公背脊有
 強人來打劫快把船來渡我多典你銀子那稍公听見把船放到岸邊
 三个連忙跳上船去便問了船那稍公听得包裹落响大喜把櫓搖
 到江心見岸上那影人趕到岸邊大漢叫曰稍公快搖船過來宋江伏
 在船艙裡曰不要過去我們多典你銀子相謝稍公不應把船望上搖
 去岸上這影人喝曰你那稍公不搖船過來教你都死稍公冷笑應曰
 老爺喚做張稍公你不要欺我岸上那個張漢叫曰原來是張大哥我
 弟兄只要捉那個囚徒那稍公一頭搖櫓一面說曰我這儿日總接得
 這個上船却讓你接去宋江悄上公人曰也難得這個稍公救了我
 們性命不可忘他的恩只見稍公獨櫓口裡唱道

老翁生長在江邊 不怕官司不怕天 昨夜華光來趁我 面前奪得一金磚
 宋江听了只說是唱耍 只見那稍公放下櫓曰你這三个平日最會做私商詐害人今夜却

李俊江心遇救宋江



撞在老爺手裡你三不要吃板刀麪要吃餛飩宋江曰駕長休要取笑怎的是板刀麪怎的
是餛飩梢公睜眼曰老爺和你耍若還要吃板刀麪我有一把濼風刀不消三刀把你們剝

下水去若要吃餛飩你三個脫了衣裳自跳下江裡去死宋江听了扯住兩個公人曰正是福无双至禍不單行稍公喝曰老爺喚做有名的狗臉三個好商量快回我話宋江曰我們也是犯罪的人可憐見饒我三個人性命把包裹金銀盡數與你那稍公棹板底下摸出一把板刀來喝曰你三個耍怎的宋江仰天嘆曰爲我犯下罪責連累你兩個公人言罷和公人抱哭恰欲跳水只見江面上一隻快船到面前喝曰稍公是誰敢在當港行事船裡貨物見者有分那稍公听了慌忙應曰却是李大哥哥那洪曰張大哥船內甚麼貨物稍公答曰岸上穆家弟兄趕三頭行貨來却是兩個公人解個黑矮的囚徒決配江州去的那洪曰莫不是我哥宋公明宋江听得声音便叫兄弟救我那洪驚曰真個是宋哥忙慌忙跳過船來却是混江龍李俊背後搖櫓的是童威童猛便曰若是我小弟來得遲了險些害了仁兄性命今日天使李俊在家坐立不安掉船出來江上不想又遇哥也在此稍公問曰李大哥哥這黑漢是誰李俊曰便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稍

張橫邀宋江到庄上



公便拜曰我的爺你何不早說姓名爭些兒害了仁兄性命宋江問李俊這位好漢是誰李俊曰這位好漢是小弟結義兄弟原是小姑山下人氏姓張名橫綽號船火兒專在滄陽江做這道路當時兩隻船並着搖奔江邊來攬了船扶宋江上岸張橫拜

問曰哥何事配來李俊把宋江犯事的根由說了一遍張橫听了曰好教哥得知小弟嫡親弟兄兩個我还有个兄弟生得渾身雪練一舡沒得五十里水面他在水底下能伏得七日七夜學得一身好武藝人都叫他做浪裡白跳張順我弟兄二人因賭錢輸了我便駕隻渡船在江邊有等客人貪省錢的便下我船來待坐滿了便教兄弟張順也扮作单身客人背着包裹來赶上船搖到江心歇下插一把板刀却討船錢本合五百錢定要他三貫却先問兄弟討起他假意不肯還我我便把他來先攬下江裡個個驚慌把錢出來却載他到僻處上岸我兄弟走過水底對岸與我分錢我弟兄只靠這个道路過活我如今只在這江上做私商兄弟張順在江州做賣魚牙哥去時小弟寄封書去只是不會寫李俊曰我去村裡喚个先生來寫畱下童威童猛看船五个人投村裡來張橫曰穆家兄弟還未回去李俊曰教他兩個來拜見哥宋江曰他二人正要來捉我李俊曰

穆弘

江宋請拜弟兄弘穆



仁兄放心他也是我們一路人哨了一声那兄弟到曰二位大哥如何與這厮熟李俊笑曰你道是誰他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哥也那兄弟放下朴刀便拜曰聞名久矣今日得會却是冒賣望乞哥也恕罪宋江扶起曰願求二位大名李俊曰他弟兄是此間富戶姓穆名弘綽號沒遮欄兄弟穆春喚做小遮欄是揭陽鎮上一霸我這里有三霸揭陽嶺上嶺下便是小弟兄李立是三霸海陽江上張橫張順是三霸宋江曰既然都是弟兄望乞收還薛永穆弘笑曰哥也放心隨印教兄弟穆春去放且請仁兄到敝庄請罪李俊曰如此最好穆弘教庄客去看船請童威童猛到庄相會請出穆太公來草堂上分賓主坐定宋江看穆弘好表人物但見

面似銀盆身似玉 頭圓眼細眉長 威風凜凜逼人寒 靈官離斗府 祐聖下天恩 武藝高強心胆大 陣前不肯空還 攻城野戰奪旗旛 穆弘真壯士 人號沒遮欄

穆弘排席管待宋江飲至天明宋江要行穆弘眾人苦留不住當日穆太公送銀一盤餞別張弘家書一封送與宋江收訖穆弘并遠送各辭而別宋江和公人到

了江州府公人取出文書直入府中正值府尹升廳知府姓蔡名德彰是當朝太師蔡京的

點視廳宋江見管管



兒子為官貪盪因江州是個糧廣去處公人當廳下了公文知府看了宋江一表非俗便令差人寫帖送下牢城兩個公人領了回文交還包裹行李與宋江回濟州去了宋江把人情送與管管的人因此俱各歡喜引宋江到點視廳前管管曰這人是縣吏出身着他做抄事立了文案宋江謝了去到參事房安歇眾囚徒見宋江有面情都買酒來接餘次日宋江置酒回滿管禮俱各歡喜宋江一日與差撥吃酒差撥曰那節級的常例兄長如何多日不送去宋江曰那節級要時一文也无差撥曰那人好生利害倘或他羞辱你時却道我不通知宋江曰我自自措置只見牌頭報曰節級在廳上罵曰新到配軍如何不送常例錢與我差撥曰那人連我們都怪了宋江曰我自去回春宋江醉了差撥自來廳上見節級不知如何回春致使江州城裡翻為虎窟很高十字街頭交作屍山血海正是撞破天羅歸水滸冲開地網上梁山畢竟宋江來見節級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 黑旋風鬧浪裡白跳

心安茅屋穩 因人成事業

避難遇豪強

他日梁山泊

高名四海揚

世事靜方見 人情淡始長

宋江戴宗酒樓敘話



那節級見了宋江便罵曰你這矮黑殺狗不倚誰勢耀不送常例錢與我宋江曰你如敢逼取人財那人大怒喝曰配軍焉敢如此无理且打這厮一百訊棍兩邊管理都和宋江好眾人見說要打他一闕都走了那節級見眾人俱散自己拿起訊棍便來打宋江宋江便接住棍曰節級我何罪節級罵曰你是我手裡行貨咳下嗽便是罪過要結果你不准宋江曰我因不送常例錢便該死你結識梁山泊吳學究却該怎的那人听了慌忙丟了訊棍便問足下是誰宋江笑曰小可山東鄆城縣宋江便是那節級驚曰原來兄長就是及時雨哥哥此間不是說話處未敢下拜同往城內叙懷宋江曰節級少待容宋江鎖了房門宋江到房中取了吳用的書帶了銀兩和那人入江州城來酒店樓上坐下節級問曰兄長何處見吳學究宋江取書遞與節級看了拜曰小弟只所得有个姓宋的發下牢城不想却是仁兄言語冒瀆望乞恕罪宋江曰說起大名正要拜識尊顏遂却平生之願這節級便是吳學究所荐的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宗有一等驚人

的道術但賣書飛報緊急事把兩個甲馬拴在兩腿上一日能行四百里把四個甲馬拴在兩腿上一日能行八百里人都叫做神行太保當日正與宋江說罷來情

李逵酒樓相會宋江



人大喜便叫酒保安排酒饌來宋江又說一路遇見好漢相會的事戴宗也將吳學究往來的事說了一遍只听得樓下喧鬧戴宗問是誰鬧店主曰是那个鉄牛戴宗笑曰又是這厮無理兄長請坐待我叫他上來戴宗喚那人上樓來坐得如何但見

黑熊般一身麤肉 鉄牛似徧體頑皮 交加二字赤黃眉 雙眼赤絲亂繫 怒髮渾如鉄刺 猙獰好似後猊 天蓬惡殺下雲梯 李逵真悍勇 人號鉄牛兒

宋江問戴宗曰這位大哥是誰戴宗曰這是个小牢子姓李名逵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綽號黑旋風鄉中人叫他做鉄牛兒因打死了人逃出来遇赦流落在此最是酒性不好多人惧他能使双板斧及會拳棒李逵亦問戴宗曰哥哥這黑漢是誰戴宗對宋江曰押司你看這厮村鹵不識臉面麼便對李逵曰我說與你知道這这位仁兄便是你要去投他的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李逵曰節級不要哄我拜了却來笑我宋江曰我正是宋江李逵拍手笑曰我爺你何不早說納頭便拜宋江連忙合礼曰大哥請坐李逵就傍坐下吃酒宋江問曰恰纔大哥為何發怒李逵曰我有一錠大銀當在人家我問主人家借十兩去贖那錠大銀出來便還他耐主人不肯我要打他

李逵打奪張二賭錢



却被大哥叫我上来宋江听罷便取出十兩銀子與李逵曰大哥將這銀去贖來李逵接過銀子便曰二位哥哥少待我去贖銀便來下樓去了戴宗曰兄長休借銀與他這厮硬直貪酒好賭他將銀去賭若是輸了那里討銀還兄宋江笑曰些小銀子何足介意我看這漢子忠直却說李逵得這銀子果然走去小張一賭房曰再賭一會小張一就與他賭贏李逵銀五兩李逵心不服便曰我有銀十兩再決輸贏又賭一場李逵又輸一會思想這銀是宋哥哥借與我的反成賭去有何面目回去見他心生惡意行兇奪銀便走小張一赶来却被李逵踢打賭場上教人一齊赶来忽後面二人大喝曰奪財行兇是何道理李逵回頭見是宋江戴宗惶恐滿面宋江笑曰想必賢弟輸與他了快把還他李逵只得取出來還了張小一張一接曰小人只拿自己原銀去不要李大哥的省得記了冤仇宋江曰他不記懷小張一收了拜謝回去宋江曰我和你們再去吃三盃戴宗曰前面有个琵琶亭酒館是唐白樂天古跡同去亭上酌三盃觀看江景有詩為証

白傳高風世莫加 畫舫秋水听琵琶 欲舒老眼求陳迹 孤雁齊飛逐落霞

二人來到琵琶亭上看時一边是潯陽樓一边店王房舍宋江三人坐定戴宗叫酒保取過

李逵買魚怒打漁人



原得玉盃酒春上色好酒餚饌宋江縱目看那江山景致非常便分付酒保曰這位大哥面前放下大碗酒保隨即取个碗來放在李逵面前李逵笑曰真个宋哥哥就知我性格便將桌上肉食都不謙讓只顧自吃宋江吃了幾盃忽然又想魚辣湯

吃便問戴宗曰這里有好鮮魚否戴宗笑曰兄長不看蒲江正是魚缸如何沒有鮮魚宋江曰得些辣魚湯醒酒最好戴宗便喚酒保有好鮮魚時另造些湯來酒保曰活魚還在缸內魚牙不曾來因此未買李逵曰我去討兩尾活魚來戴宗曰只央酒保去李逵曰缸上打魚的都要奉承我一直去了戴宗曰兄長休怪我引這人來全及些休面宋江曰他生性如此我到愛他二人自在琵琶亭上飲酒有詩為証

亭前烟景出塵寰 江上峯峦擁翠鬟 明日琵琶人不在 黃蘆苦竹暮潮還

李逵走到江邊見漁船排着此時五月天氣到午牙人不來開船賣魚李逵走到船邊喝聲曰你們船上活魚把兩尾來與我漁人都曰牙人未來紙也不曾燒如何敢賣魚李逵此上船去將竹筴一拔伸手去趕板下模時那裡有魚原來大江魚缸上梢尾開一大孔放江水出入養着活魚却把竹筴攔住船孔活水往來

張順江中水滄李逵



李逵不知先把竹篙提起將活魚都走了李逵又跳過別艇去拔竹篙那眾漁人都奔上艇攆着篙來打李逵李逵大怒用手隔開搶篙六條在手折斷漁人大驚把艇都撐開去了李逵拿兩截竹篙上岸趕打漁人眾人叫曰牙人來了牙人見了喝曰這廝大胆敢來攪亂老翁道路今番和你見個輪贏李逵回頭只見牙人臉得赤体撑着漁艇趕來李逵大怒脫了布衫轉身便趕來牙人把艇撐近岸邊把竹篙去李逵身上便搨李逵怒起跳在艇上張順將竹篙望岸邊一點那艇江心去了撇了竹篙喝聲把李逵揪住把艇只一塊兩個好漢都翻在江裡去宋江戴宗趕至岸邊只見張順把李逵捉將起來又泅下去何止十餘次宋江見李逵吃虧呼戴宗快央人去救戴宗問眾人曰這白大漢是誰眾人曰是本處賣魚牙人張順宋江叫得對戴宗曰有他令兄張橫家書在營裡戴宗近岸高叫曰張二哥有你我令兄張橫書在此這黑漢是我兄弟你且放手上岸來說話張順見是戴宗便放了李逵到岸上曰院長休怪戴宗曰足下看我面上且去救我那兄弟上來却好相會張順再跳下水李逵正在江裡探頭僵得扎赴水張順帶住李逵兩手自把兩脚踩着水浪如登平地直托李逵上岸口中只吐口水戴宗曰張二哥李逵

張順江中水滄李逵



你二人各穿衣服回到琵琶亭上來戴宗指李逵問張順曰二哥認得他麼張順曰認得李大哥只不曾交手李逵曰你也滑得我勾了張順曰你也打得我勾了二人都笑戴宗指着宋江謂張順曰你認得這位兄長麼張順曰小人認得戴宗曰這便是宋江哥哥張順曰莫非山東及時雨戴宗曰正是了張順納頭便拜曰久聞大名不想今日得會宋江答禮曰前日來時得遇令兄張橫修家書一封寄來與足下放在管中今日在此吃酒偶思鮮魚湯醒酒怎當他來討魚不想與壯士相關今日得遇三位莫非天幸且請同坐飲酒張順曰既然哥哥要鮮魚吃小弟去取幾尾來李逵曰我和你取張順和李逵同到江邊來張順哨了一聲江面上漁艇都撐到岸邊張順捉四尾大魚向李逵來琵琶亭上陪侍宋江宋江謝曰何須許多張順三人飲酒各訴胸中之事只見一女子年方二八身穿紗衣來到跟前叫个万福開喉便唱李逵正要訴胸中之事却被他唱斷話頭李逵大怒把一個指頭去那女娘額上一點那女娘大叫一聲轟然倒地眾人近前去看時四肢不舉正是杯酒有情冷夜月落花無語怨東風未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開來乘興上江樓 渺渺茫茫接素秋 呼酒謾消千古恨

吟詩堪寫百重愁 雁書未遂英雄志 火脚翻成狴犴囚

騷動梁山諸義士 一齊雲擁開江州

宋江問李逵尋戴宗



了却說宋江二日入城去州衙前尋問戴院長家人說曰他无老小只在城隍廟敬宋江尋到那里不遇又來尋問李逵逵曰他只在牢裡安身宋江又尋問張順傍人曰他自在城外

濶陽樓宋江題反詩



村裡除非討賒錢方入城宋江所罷又尋出城來到一座酒樓前經過仰面看酒樓上寫道濶陽江正庫彫簷外面牌額上有蘇東坡大書濶陽樓三字宋江看了便曰久聞說江州好座濶陽樓原來在此便上樓去看見壁上兩面粉牌寫曰世間无此酒天下有名樓宋江看罷却見酒保上樓問曰官人还是要待客只是自消遣宋江曰要待兩位客未見來你且取好酒菓品肉食來酒保下樓去少時擺下宋江自飲不覺沉醉猛然思曰我生在山東出身雖得個虛名目今三旬之上功名不就父母兄弟兒時相見不覺淚下觀物傷情作西江月詞一首喚酒保拿筆硯寫向粉壁之上以紀歲月當下宋江寫曰

自幼曾攻經史 長成亦有权謀 恰如猛虎卧荒丘 潜伏爪牙 忍受 不幸刺殺隻頭 那堪落窠江州 他年若得報冤仇 血染 濶陽江口

宋江題罷又飲數盃拿起筆來再寫四句詩曰

心在山東身在吳 飄蓬江海謾嗟吁 他時若遂凌雲志 敢笑黃巢不丈夫

宋江頭罷詩后面大書鄆城宋江作擲筆在桌上喚酒保等還酒錢拂袖下樓回營且說江

文炳酒樓抄寫友詩



州對岸名無為城城中有个罷開通判姓黃名文炳這人都是阿諛諂佞之人聞知蔡知府是當朝蔡太師兒子每每過江來浸潤指望引荐他當日黃文炳入到酒樓上見壁上題詩甚多黃文炳看到宋江題西江月并詩大驚見是反詩后面却書鄆城宋江作文炳看了喚酒保來問曰你這篇詞是何人題的酒保曰面頰上有兩行金印黃文炳抄了自去次日飯后又到府前使人報知蔡知府請入后堂相見文炳送了禮物分賓坐下茶罷文炳問曰近日尊府曾使人來否知府曰前日家尊已有書來說道近日太史院司天監奏道天罡星照臨吳楚分野敢有作耗之人隨即休祭勦除囑付下官緊守地方更兼街市小兒謠言道

耗因國家水 刀兵點水工 縱橫三十六 播亂在山東

黃文炳笑曰恩相事非偶然袖中取出所抄之詩呈與知府曰不想在此處知府看是反詩曰通判那里得來文炳曰小生去潯陽樓上閑籠見壁上新題詩道是鄆城宋江作知府曰這宋江是誰文炳曰他寫說不幸刺殺隻類只今配在江州眼兒得只是冷配軍知府曰量這配軍做得什麼文炳曰小兒謠言正應在本人身上知府曰何以見得文炳曰耗因國家水耗散國家錢糧的人必是

戴宗公來捉宋江



家頭着个木字刀兵點水工與起刀兵之人水邊着个工字明是个江字這個人姓宋名江縱橫三十六或是六六之數播亂在山東今鄆城縣正是山東地方這四句

謠言也都應了知府曰不知此間有這人麼文炳曰將牢城管文簿一查便見知府喚取冊簿檢着見后面果有五月間新配到囚徒一名鄆城縣宋江文炳看了曰正應謠言差人捕獲却再商議知府即喚戴宗來壓下問曰你典我帶了公人快下牢城管裡捉那吟反詩的犯人宋江不可違慢戴宗所罷大驚隨即點眾牢子分付各歸家取器械自作起神行法先來到牢城抄事房見宋江宋江便曰前日入城來見賢弟不在獨自无聊潯陽樓上飲酒這兩日昏迷不好宗曰哥上却寫下甚言語在樓上宋江曰醉后狂言忘記了宗曰却總知府差我帶從人捉拿犯人宋江小弟失驚先去穩住眾人我來報知哥上小弟如今回去便和公人來捉你上可披髮詐作風魔胡言亂語我自替你回覆宋江曰感謝賢弟指教万望救我戴宗別了宋江回到城裡喚集眾人直奔

牢城喝問那个是新配宋江牌頭引眾人捉宋江只見披頭散髮倒在屎尿坑裡戴宗假意喝曰捉拿這厮宋江却乱打將來口裡喝曰我是玉皇大帝女婿教我領十万天兵殺你江

蔡知府拷問宋公明



州人閻羅王為先鋒典我一顆金印重一百斤眾人曰這個失心癲人拿他去何用戴宗曰我們前去回話要拿時再來眾人跟了戴宗回衙見知府把宋江失心情由稟明知府止待要問緣由時文炳近前說曰本人所作詩詞寫的筆跡不是有風症的人其中只有詐只顧拿來知府曰通判說得是便令戴宗速去拿來戴宗沒奈何只得再領眾人下牢城對宋江曰事不諧矣只得去一遭把大竹篾扛了宋江直到府廳歇下眾人把宋江押於塔下宋江不睜眼開口裡依前胡言亂語知府看了沒做理會文炳曰且喚本營差撥來問這人初來病風便是真症若是近日必是詐風知府便喚差撥來問差撥答曰這人來時未見有風病只是近日基於此症知府听了大怒喚過獄卒把宋江打上五十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戴宗看了叫苦宋江吃打不過只得招曰不合一時酒后妄寫反詩別无主意知府取了供狀將面死枷上了收禁牢裡戴宗分付小牢子曰可照顧他送飯知府退廳邀文炳到后堂謝曰若非通判高見下官險被這厮瞞過文炳曰這事不宜遲爰修書一封差人星夜上京師投典恩相顯是相公幹了國家大事奏天子陛下旨來以除大害知府曰有理即日送書上京薦文炳文炳拜謝就攬撥知府寫家書文

戴宗入牢辭別宋江



炳問曰公相差那一個去知府曰戴宗有神行法一日能行八百里路程來早便差此人去只消旬日文炳曰最好知府管待文炳次日相亂去了知府打點金銀寶貝次日喚戴宗囑

付曰我有禮物家書要送上京太師府只有你能幹去得可與我星夜去走一遭回來重賞戴宗領了家書却來牢裡對宋江說曰知府差我上京只旬日之間便回就太師府裡使些見識解救哥也你且寬心宋江曰煩賢弟救宋江一命戴宗叫過李逵分付曰哥也只因誤題反詩吃官司苦刑我今差往東京旬日便回牢裡哥也飯食全靠你看顧李逵曰吟反詩打甚麼緊方千謀反到做大官你自放心前去牢裡誰敢奈何我好便好不好大斧頭便砍他娘戴宗陪行又曰不要貪酒悞了哥也飯食當日辭別去了李逵不吃酒只在牢裡伏侍宋江戴宗藏了書信挑上信笺出到城外取出四個甲馬兩腿上各拴兩個口裡念起神行法咒所的是耳邊風雨之聲脚不着地看日暮戴宗投店歇了次日已牌時分望見一座酒店戴宗到裡面坐下酒保問曰要多少酒肉戴宗曰只吃素食酒保托出豆腐菜蔬來連篩三碗酒戴宗吃了却待討飯只見頭暈眼

樓下便倒只見裡面走出一個人來怎生模樣

戴宗酒醒責叱朱貴



待客一團和氣 梁山作眼英雄 旱地忽肆朱貴

朱貴曰且把信篋入去先搜有甚東西只見便袋裡搜出一封書遞與朱貴看封皮上寫曰平安家書朱貴折開看過上面寫道見今拿得應謠言詞反詩山東宋江監收在牢听候朱貴听罷大驚大家正把戴宗扛入殺人房開剝見榜頭潘下胳膊上掛着硃砂紅綠漆宣牌朱貴看見上面雕着銀字曰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宗朱貴曰且不要動手我常听軍師所說江州有个神行太保戴宗是他至愛的正是此人如何反害宋江必有緣故便叫大家把解藥灌醒那戴宗舒眉展眼扒起見朱貴折開其書便叫你是甚人好大胆却將家汗藥麻昏了我又把太師府書信擅自折開却該甚罪朱貴咲曰莫說折開太師府書信便是大宋皇帝我敢做對頭戴宗听了大驚便問足下是誰願求大名朱貴曰我是梁山泊好漢旱地忽朱貴戴宗曰既是梁山泊頭領却認得吳學究否朱貴曰吳學究是我大寨軍師足下如何知他戴宗曰小可和他至交朱貴曰兄長莫非是江州神行太保戴宗戴宗曰小可便是朱貴問曰前者宋公明斷配江州經過山寨吳軍師曾有一封書與足下如何却到去害宋公明性命戴宗曰宋公明今被官司我正要去

戴宗見晁蓋吳用



江在滄陽樓悞題反詩一事說了一遍朱貴曰請院長到寨與眾頭領商議救宋公明戴宗便同朱貴來到大寨與眾頭領相見了朱貴說戴宗緣故宋江吟反詩事說了一遍晁蓋听罷大驚便要點人馬去打江州救出宋江吳用曰不可江州離此却遠軍馬去時誠恐因而惹禍符某畧施小計定要救出公明性命晁蓋曰願聞妙計吳用曰如今蔡知府却差蔡院長送書去討回報只這書上將計就計寫一封假回書只說教把宋江差人解赴東京處決等他解來此間過時差人下山奪了最妙晁蓋曰只是没人會寫蔡京字樣吳用曰目今天下盛行四家字体蘇東坡黃魯直米元章蔡太師四家字体小生曾和濟州城裡一个秀才相識姓兩名讓因他會寫諸家字体人都喚做聖手書生善使鑿捧他會寫蔡京筆跡央及戴院長到他家去只說太安州要作碑文送銀五十兩與他安家便請他來晁蓋曰亦要圖書印信吳用曰还有个相識這人在濟州城裡居住姓金名大堅開得好碑記善刻圖書印記亦會鑿捧都稱他做玉臂匠也把五十兩銀去賺他來晁蓋曰妙哉當日便請院長打扮做大保模樣帶了銀兩拴上甲馬到洛州

蕭讓大堅被捉上山

戴宗請蕭讓大金天堅



來尋問聖手書生蕭讓住處有人指曰他在州衙文廟前居住戴宗徑到門首問曰蕭先生在家麼只見一秀才出來怎生模樣有詩為証

青衫烏帽氣稜稜

米蔡蘇黃能彷彿

頃刻龍蛇筆下生
善書聖手有名聲

蕭讓見戴宗便問大保有甚事見教戴宗曰小可是泰安州來的今有本處重修五岳樓要立碑文特地賞白銀五十兩作安家之禮請秀才去作文讓曰小生只會作文及書碑字還要刊匠戴宗曰再有五十兩白銀就請玉管匠金大堅方望二位同行蕭讓收了銀兩便和戴宗去請金大堅正行間蕭讓以手指曰那來的正是金大堅戴宗看金大堅怎生模樣有詩為証

鳳象龍章信手生

雕鏤印記更分明

人稱玉臂真奇妙

文苑馳聲第一名

蕭讓喚金大堅與戴宗相見具說來意將五十兩銀子與金大堅收了戴宗曰諫定日期請二位就行蕭讓曰天氣炎熱來日五更揆出城門兩個約定各自歸家收包裹蕭讓留戴宗同歇次日二人離了濟州城行不過五十里戴宗曰三位慢行小可先

來接二位攔開脚步向先去了兩個走到未牌時分行八十里路只見前面一聲胡哨山下突出四五十個頭領玉矮虎喝曰你兩個是誰蕭讓曰我兩個上泰安州刻石

碑的玉矮虎曰正要兩個聰明人心肝下酒蕭讓金大堅大怒二人各仗胸中本事挺朴刀來與玉矮虎鬪三人約戰十合王英回身便走二人却待來趕听得鏗聲响處左边走出雲裡金剛宋方左边走出摸着天杜遷背後却是白面郎君鄭天壽各帶從人齊上把蕭讓金大堅捉投坡子裡來四个好漢曰你二人放心我們奉晁天王將令特來請你二位上山入夥蕭讓曰山寨裡要我們何用杜遷曰軍師一來與你相識二來得知你兩個好武藝特使戴宗來宅上相請當時晁蓋吳用等下山都接見了設筵管待所言祭京修回書一事特請二位共聚大義兩個曰我們在此不妨只是我家都有老小明日官司知道怎了吳用曰不用憂心天明時便有分曉當日各散次日嗟報曰二位內眷都到了吳用曰請二位親自去接宅眷蕭讓金大堅只見兩家老小抬上山來二人問其備細老小俱說你們出門之後只見一行人將轎來到說家長在客店裡中了

着飛快放取老小來看因此出城拍到這里蕭讓金大堅只得安頓老小吳用請蕭讓寫蔡

吳用定計去救宋江



京字體回書就令金大堅雕刻圖書當下二人動手完成回書便送戴宗起程戴宗辭了眾頭領下山至朱貴酒店將甲馬拴在腿上作別去了只見吳用大叫一声苦也眾頭領驚問曰軍師何故叫苦吳用曰我這封書斷送了戴宗和宋江性命眾頭領大驚畢竟怎的送了二人性命下回便見

第三十七回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 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當時眾頭領大驚問其緣故吳用曰今日戴院長這回書便令個圖書不
是玉筋篆文翰林蔡京四字只是這個圖書悞事教戴宗吃刑金大堅
曰小弟每見蔡京書紙都是這樣圖書今次刻的無纖毫差錯如何有
破綻吳用曰江州蔡知府是太師兒子如何父修書與兒子却用個
字圖書這些差了此人到江州被知府盤詰問出實情却是利害晁蓋
曰快使人去趕回寫過書去吳用曰他作起神行法去早晚已走過五
百里了只是事不宜遲我們只得如此方可救他二人晁蓋曰怎生去
救吳用使向晁蓋耳邊曰如此如此晁蓋曰妙計即傳下號令與眾人
知休要悞了日期眾好漢得了將令各各拴束下山奔江州來却說戴宗扣着日期回到江
州當廳下了文書蔡知府見戴宗回來好生欢喜親自接了回書便問你曾見我太師麼戴

文炳與知府辨書信



宗曰小人只住一夜便回不曾見得太師知府拆開封皮看見上面說許多物件都收了
後說妖人宋江可令
大喜又取一錠白銀賞了戴宗戴宗謝了自回牢裡看觀宋江密將其
事說知宋江甚喜那蔡知府令造檻車將宋江解上東京門子來報黃
通判相探知府請至後堂相見知府曰恭喜早晚必有榮陞之慶文炳
曰大人何以知之知府曰昨日往京的回了妖人宋江教解上京通判
榮任只在早晚家尊回書倘說此事文炳曰小生求借一觀知府取家
書與文炳從頭讀了一遍看了封皮又見圖書新鮮搖頭曰這封書不
是真的知府曰通判差矣此是家尊親書筆跡如何不是真的文炳曰
往常家書曾有這個圖書否知府曰却不曾有這個圖書想是圖書匣
在手邊就便印在手邊字跡却是真的文炳曰方今天下盛行繡菊米
蔡四家字体誰不習得況兼這個圖書是令尊恩相做大學士時使出
來法帖文字上曾多有人見如今陞了太師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圖書
用出來更兼又寄書於子不當用諱字圖書相公不信可盤問下書人曾見府裡甚人若說
不對便是假書知府曰這事不確此人自來不曾到東京一間便見虛寔知府留文炳在屏

屏

知府拷打戴宗招罪

風後坐廳即升廳喚戴宗問曰你昨日何時我事忙未曾仔細問你去京師到太師府裡是誰接札在那里安歇戴宗曰小人到府裡是個門子接書入去少刻門子出來投信籠入去着小人自去客店安歇次早去伺候門子回書出來小人怕誤了日期連夜回來知府曰那門子多少年紀有鬚否戴宗曰小人到府前天色黑了不十分看得仔細敢只是大年紀有些鬚鬚知府听了大怒喝令獄卒拿下戴宗告曰小人无罪知府曰你這廝該死我府裡老門子已死了幾年如今只是个小王看門如何却說他年紀有些鬚鬚沉門子不能勾入府堂裡去但有各外來的書信必由府裡張幹辦友經見李都管然後達知裡面總收禮物便回也要伺候兩日我是他兒子有許多禮物去如何沒个心腹的人出來問你備細你好好招說這封書那里來的戴宗曰小人一時要起登程不曾看得分曉知府曰不打不招喝令獄卒把戴宗捆了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戴宗捱不過拷打只得招曰小人路經梁山泊過被一夥強人來把小人劫去搜出書信看了把信籠奪去小人哀求苦訴說回鄉不得他那里却修這封假書與小人回來脫身知府曰你和梁山泊賊人同謀令取大枷枷在牢裡遂退堂來致謝文炳曰若非通判高見



文炳唆知府殺宋江



下官險些誤了大事文炳曰這人結連梁山泊為黨若不早除必為后患知府曰通判高見當日管待文炳出府去了次日知府陞堂喚當案孔目分付曰快把這宋江戴宗供狀招擬粘連寫下犯由牌文來日押赴市曹斬首施行當案却是黃孔目却與

戴宗最好无由救他當時稟曰明日是国家忌日又是七月十五中元令節大后日亦是國家景命五日后方可施行知府准孔目之言直待第六日早晨差人去十字路打掃法場點起五百土兵提刀杖及劊子伺候已牌時分知府親來監斬就把宋江戴宗兩個各典一疏長休飯承別酒吃了獄卒把二人推出牢門宋江戴宗相抱而哭劊子押來江戴宗到法場四方鎗刀圍住只等午時開刀蔡知府勒住馬等候報來只見東邊一夥弄蛇叫化強要挨入法場裡看眾土兵趕打不退西邊又一夥使鎗棒賣藥的也強扶向前來土兵喝曰你這些人好不曉事這那里強挨入來看那夥人曰我們冲州撞府那里不曾經過便是京師天子殺人也放人看南邊又一夥挑担的脚夫也挨入來土兵喝曰你挑去那里挑夫曰我們挑東西入衙去的土兵喝曰便是衙裡人也別路去那夥人就歇下担子立住脚看只見此邊一夥客人推車過來土兵喝曰這里出人你們從別路

梁山泊好汉劫法場



過去客人笑曰我們是京師來的不認得路只知道大路走就停下立定在車子上看士兵圍住法場中間一個報曰午時三刻那監斬官令劊子手去開枷叫聲開刀只見車子上客人聽見取出小鋸敲了兩下四下裡一齊動手又見茶坊樓上一個黑大汉脫得赤條條拿兩把板斧跳下樓來手起刀落砍番兩個劊子手望監斬官馬前砍殺眾士兵簇擁知府逃命只見那殺人掣出器械殺倒士兵獄卒七橫八倒兩個客人鑽將人去一個背了宋江一個背了戴宗扮客人的便是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那夥扮使鎗捧的便是燕順劉唐杜沂宋方扮挑担的便是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扮乞丐的便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那晁蓋猛首戴宗曾說一個黑旋风與宋三郎最好是个莽撞之人便叫前面好漢莫非黑旋风那漢不應只顧輪斧殺人晁蓋教背宋江戴宗的只顧跟黑大汉走當下十字街口不問官軍百姓殺得尸橫遍野流血成渠眾頭領跟了黑大汉直殺出城那江州軍民誰敢近前那黑大汉殺出城來血濺滿身前面却是大江沒有去路晁蓋却慌那黑大汉曰不要慌把哥背來廟裡眾人都到看時靠江一所大廟林木遮遮牌額上四個金字白虎神廟嗚呼把宋江戴宗背到歇下宋江方纔開眼見了晁

白龍廟裡眾人聚會



蓋眾眾哭曰莫非夢中相會晁蓋曰仁兄不肯在山致有今日之苦這個出力殺人黑大汉是誰宋江曰是李逵他要在牢裡放我七怕走不脫不肯依他晁蓋曰難得這人出力最多

花榮且將衣服與二人穿了只見李逵提著隻斧從廊下去尋人亂殺宋江叫曰兄弟那里去且來和哥相見李逵听得丟下双斧曰大哥休怪跌生籠典眾相見了却認得朱貴是同鄉人大笑花榮曰如今來到大江又沒船隻接應倘或官軍殺來却怎生迎敵李逵曰我與你們再殺入城去將官軍盡砍便走戴宗曰使不得莽性城內有五六千軍馬若殺去必然有失遠望見江面上三隻大船吹風胡哨奔來眾人看時見那船上各有十數人都拿軍器眾人却慌宋江出到廟前看時見張順立在船頭上宋江大叫兄弟救我張順見了宋江大喜忙掉船到岸却是張順穆弘穆春薛永李俊童威童猛李立各執鎗捧上岸宋江喜從天降眾人拜曰自從哥吃官司兄弟无路可救又得知拿了戴院長我們在穆弘庄上商量今日止來劫牢救哥上不想已得入廟中敘禮張順等九人晁蓋等十七人并宋江戴宗李逵共二十九人都在白虎廟聚會

宋江晁蓋



當時各敘禮畢只見嘍囉報曰江州城裡鳴鑼播鼓軍馬出城殺來李逵听了大吼一聲提了双斧先出廟門晁蓋曰二不做三不休直殺尽江州軍馬方轉梁山泊去眾好漢齊聲應曰願依尊令一齊呐喊殺奔江州城下來正是潯陽岸潯陽岸上果然血染江紅湘浦江邊真乃屍如山積且听下回分解

全像水滸傳卷之八終

軍馬出城殺來李逵听了大吼一聲提了双斧先出廟門晁蓋曰二不做三不休直殺尽江州軍馬方轉梁山泊去眾好漢齊聲應曰願依尊令一齊呐喊殺奔江州城下來正是潯陽岸潯陽岸上果然血染江紅湘浦江邊真乃屍如山積且听下回分解

宋江智取無爲軍



新刻全像水滸傳卷之九

第三十八回 宋江智取無爲軍 張順活捉黃文炳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人道是三國周
瑜赤壁亂石巉崖 驚濤拍岸 捲起千堆雪 江山如畫 昔
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 小喬初嫁後 雄姿英發 羽扇
綸巾 談笑間檣櫓灰飛烟滅 故國神遊 多情應笑我早生華
髮 人生如夢 一杯還酹江月 念奴嬌詞

話說梁山泊好漢在白龍廟小聚義听得江州兵馬起來即令劉唐先與宋江戴宗上舡等候李俊張順同三阮守護舡隻只見城裡來的官軍約有五六千軍馬都把住了只怕李逵有失便拈弓搭箭望着爲頭的一箭射落馬下那馬軍大驚奔走到把步軍冲倒這眾好漢一齊冲殺官軍屍橫遍野血染江紅殺到江州城下城上滾水砲石打將下來眾好漢拖轉黑旋風回到白龍廟前上舡晁蓋整點眾人拽起風帆却

投稷太公庄上來太公出迎宋江等眾人都相見了穆弘排下筵席管待眾頭領宋江曰若非眾位相救我與院長皆死於非命矣今日之恩深如滄海只恨黃文炳這仇未曾報得晁